# 中國民間崇拜「和而不同」的「原生態」 ——粵東地區真武與三山國王信仰考察報告

 $\bigoplus$ 

## 張雪松

##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系

為慶祝華南研究會成立20周年,2008年5月 10-11日,研究會特地組織了爲期兩日的粤東宗教民俗考察活動。考察團共有二十多位團員,先後實地考察了陸豐碣石玄武山元山寺、揭陽受德慈善會、雷神廟、城隍廟、文廟及揭西三山國王祖廟。是次考察活動,筆者受華南研究會會長游子安委託,撰寫考察報告,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總結,不當之處,還望各位團員專家、各位讀者批評指正。

#### 一、佛、道等多元文化的「聯合辦公」

本次考察的第一站,是陸豐碣石玄武山元山 寺。元山寺從名稱上看是佛寺,但實際上是一座 玄武廟,主殿供奉高大的元天上帝(本爲玄天上 帝,因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,改稱元天上帝), 即北帝玄武。在祂腳下端坐著釋迦牟尼的佛像。 (見圖一)一所寺廟不同神殿中分別供奉佛教、 道教諸神佛的「混合」現象比較常見,但將神 像、佛像直接放在一起「合祀」,如此對比強烈 的視覺效果還不多見。箇中原因還要從玄武山元 山寺的歷史說起。

相傳,元山寺始建於南宋建炎元年 (1127),當時只是一所無名小廟,供奉的神明 是「玄天佛祖」。當地傳說,「玄天佛祖」神像 本來供奉在惠來黃光山玄德古寺,一個賭徒輸錢 後將神像綁走,揚言若神像不保佑他贏錢,就不 把神像放回寺中。後來這個賭徒將神像丟失在玄 武山,被一位種番薯的老農發現,遂建小廟供 奉,成爲當地人的「地頭神」。二百多年後,明 洪武二十七年(1394),碣石駐軍建衛,當地官 紳軍民將這座當地人的小廟改建爲玄武廟;明萬 曆年間,明軍抗擊倭寇,碣石總兵侯繼高爲求神 明保佑,再度擴建玄武廟,「中爲堂偶像,左 右翼室居僧……侯公(侯繼高)慮無以供僧…… (置田產多處)歲入共一百一十石,書於海豐之 版而歸兀食於僧。」<sup>1</sup>

由此可見,元山寺本來是當地老百姓供奉 自己「地頭神」的小廟,後來明代建衛,神道治 兵2,將地頭神改建爲玄武廟以鼓舞軍民士氣;而 改建後的大廟,與小廟不同,必須有專職人員管 理,於是日常運作管理則交給出家僧人管理。將 神廟交給出家僧人管理,這種現象在中國傳統社 會中是比較常見的現象。一方面出家僧人吃素、 沒有家眷,在一般人眼中比在家人「清靜」;另 一方面,出家人沒有親屬後代,相對不容易出現 貪污、財產繼承等糾紛。明清時期,元山寺在農 曆三月初三與九月初九這兩天都會有盛大的廟 會,尤其是三月初三最爲隆重,信徒認爲元天上 帝「從十二月廿四日到天上玉虛宮與衆神聚會之 後,於正月初三子時回到元山寺座鎮。元山寺的 僧人及本地官紳,早已跪候於神殿前。當主持僧 人聽到元天上帝下天回殿時,即高聲報喊:『佛 祖下天了——』隨著報喊聲,鐘鼓齊鳴,寺外鞭 炮轟天震地,信奉者一個個跪拜於神殿前。接 著,由本地第一個頭面官紳虔誠地祈求佛祖恩賜 第一支靈簽,保佑本鎮各社族治子,新歲平安吉 利,迎祥納福。」3

「三教合一」已經是老生常談,不過研究 者大多從教理、教義出發進行理論探討和宗教對 話;而在實際宗教信仰生活層面,「三教合一」 的具體表現形態,則必須通過實地考察才有發言 權。以元山寺爲例,從寺院住持是出家人這一點 來看,僧人出家、受戒,有著「正統」佛教宗派 的源流,元山寺確實是一座佛教寺院,4但這些 僧人進行的「佛祖下天了」這樣的儀式卻又不能 從佛教經懺中找到;從元山寺供奉的主神來看,







它似乎又是道教宮觀,但實際上它跟全真、正一 這樣的制度性道教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,更像是 地方神廟。元山寺這種情況,也很難說是正統佛 教或者道教「墮落」的表現,因爲它從來就沒有 「正統」過。

勉強劃分元山寺在歷史上是歸屬佛教還是 道教,顯然意義不大,我們可以暫時放下三教或 者佛道二分的思維模式,而從實際情況來探討。 我們暫時將這種現象(且也是頗爲常見的現象) 稱爲「聯合辦公」。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教信仰 是多神崇拜,香客無論要拜神、還是要拜佛,如 果一個廟宇中兩者皆有,這樣「聯合辦公」自然 方便香客,不用再跑其他的廟宇,也可以幫助這 個廟宇吸引更多元的香客;元山寺將神佛擺在一 起,香客磕一個頭,既拜了神,又拜了佛,自然 是「經濟實惠」。其中的道理很簡單,其實大可 不必理論家們大費周章。

其實,不僅佛、道聯合辦公,民間宗教與 佛、道之間也「聯合辦公」,如考察團第二天走 訪的揭陽雷神廟和城隍廟僅一牆之隔,內部相 通,香客可以很方便的祭拜兩間寺廟。而雷神廟 主殿後面也新開闢了禪院。現在大陸宗教社會學 的研究,美國的「宗教市場論」是一個頗爲流行 的理論,即各種宗教爲了吸引信徒,相互競爭, 不斷推陳出新,創造出新的宗教產品來促進宗 教市場的繁榮。佛、道等多元文化的「聯合辦 公」,應該說也是吸引信徒、繁榮宗教市場的表 現,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。

### 二、民國時期新型宗教團體的「移風易俗」

考察團一行人在5月10日下午,實地考察了揭陽受德慈善會,受到慈善會的熱情接待。受德慈善會也是崇拜玄天上帝的團體,其前身是「受德聖壇」,成立於1935年農曆二月十七日(3月21日),1941年掛牌「受德善團」,但於解放後解散,1995年又以「榕城區受德慈善會」的名稱向榕城區民政局申請註冊,現有會員四百多人,以女性居多,男性會員約160人。

受德慈善會在解放前是扶乩團體,同時注重 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推廣,開設四書、唐詩等文化 課程,並致力於慈善救濟,如贈醫施藥、施棺贈葬等各種善事功德。一般人可能會認爲,像「受德」這樣推廣傳統文化,施行各種功德善事的扶乩團體、善會都是中國傳統社會固有的組成部分;但實際上,民國時期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這類宗教慈善團體,對當地人來說,都是「新鮮事物」,與地方傳統有著很大的不同,甚至可以說這類「新興」宗教慈善團體,並非「傳統」,它們的很多做法可以說是新穎的,甚至是「移風易俗」的。

上述「去除陋俗」的表述,並非完全是解放後重新詮釋而採用的話語,如「受德」1941年印送的《辟迷聖刊》,即明文反對清茶祭祖,要代之以清水(採茶「概由婦人,肩挑手剪,每致弄出醜色淫詞。你曹雖具敬心,而不知其物之垢」);反對祭祀公婆神(「公婆神者,實係元朝遺孽,當韃子入帝中國,用其韃人防守都市,三家必養一韃……小兒天花,每有問其神者,即指韃子作亂,必祀而禱之,小兒才安。由此則愚夫愚婦,爭相崇拜……此皆元時遺孽,焉有其神哉。」)。另外很有意思的是,當晚考察團在揭陽住宿的酒店,它的大堂及每間客房內都有該酒店爲小孩承辦「出花園」酒宴的廣告(見圖二),可見「出花園」的風俗在當地至今風行,而「受德」也將此視爲陋習:







問:生等以小兒女至十五歲,俗呼 為「出花園」,例有花園,由命宮所 帶,究竟果有此事否?

「受德」這種民國新興的宗教團體,吸收 了許多中國傳統宗教的做法,如拜玄天上帝,每 年「三月三」和「九月九」有盛大的法會,與當 地北帝信仰近似(如上文提到的元山寺也是把這 兩日定爲玄天上帝誕辰和飛天的日子,舉行廟 會);而「受德」一些宗教儀式,借鑑了佛教的 做法,如「香花迎,香花請」這樣的香讚,在扶 林」,「念佛潛修無過失」;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,揭陽地區在很早期已有天主教和基督教,民 國時期「受德」也借鑑了不少基督教的做法,如 出版的《大同歌讚》頗似基督教的聖詩集,許多 配有樂譜的詩歌,與基督教的聖歌頗爲類似,如 這首「C4/4」的《稱謝教主》:「普天之下,萬 族萬民,當向教主,歡呼讚揚,樂意祀奉,虔誠 稱頌,來到座前,高聲歌唱;大同教主,全能真 神,權力威嚴,皆屬教主,宏福令名,皆集教 主,尊崇教主,誠篤殷勤。」7

作爲民國時期新興的宗教慈善團體,「受 德」吸收了民間信仰、佛教、基督宗教等多種因 素,而其最終目的則在於創立一種新的宗教——

「大同教」。「受德」成立後不久的一次扶乩:

一位神吟:條條教理講分明,宗教 神壇分別清。頑固執迷難脱俗,心專仍 是墜迷津。

另一位仙姑吟:既已發心進大同, 更宜努力挽頹風。改良陋習從真理,教 育家庭奉正宗。

另一位仙姑吟:華夏神州儒道疲, 傳來外印美歐伊。大同崛起新宗教,炎 黃苗裔好健兒。

說:釋教二千多年歷史,耶門將近 二千年,回門也有好多年,我教比上述 宗教遲慢多年。但譬如往帝都,古代是 步行或騎馬,較慢;近代前往用機械化 (飛機、火車、汽車)較快。大同宗教 雖慢創,但比別教發展要快。

爾門十一人不是個個好用,只是擺個子。耶門有十二門徒,現在你們十一 人能否成器?<sup>8</sup>

我們常常將民國年間新興的宗教慈善團體, 理解爲傳統社會中的一部分,它們固然與明清數百年來的善書、善會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, 但它們在20世紀上半葉常常加入許多新的因素, 甚至致力於創立新型的宗教,這次考察時所見的「受德」就是一例(該組織至今仍未加入當地的 道教協會)。

### 三、三與多:大小神明「和而不同」

三山五嶽,在中國是一個常見的詞彙,泛指 羣山峻嶺,「三」在古漢語中可以指代「多」, 不過在揭西河婆,有一座三山國王的祖廟,這裡 的「三山」倒是實指,包括當地的巾山、明山和 獨山。乾隆四十四年《揭陽縣志》卷二云:「關 帝、天后、城隍,則天下通事也;巾、明、獨三 山之神,則潮郡獨祀也。」相傳三山國王是巾、 明、獨三山的山神,隋代便顯聖,立祠祭祀, 千百年來受人崇拜。現在的廟宇是1984年重修 的。不過時至今日,三山國王早已不是「潮郡獨







祀」,香港、臺灣乃至東南亞都有着衆多的三山國王廟。此次考察團中,蕭國健便是研究香港三山國王的專家,他向我們介紹說:三山國王祖廟所在地,河婆原本爲河浮,即現在河婆這片地方是從河水中浮出,因爲當地方言中「浮」「婆」同音,遂有「河婆」之名。

乾隆《揭陽縣志》卷六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 事:

宋·張法星,霖田人,巫師也,有道 術,為人祈禳,人酬以米粟,恆拾葦 席,作舟載歸。一日過三山,被三山山 王神遣風覆之。法星怒,語其妻曰 「吾當力與國王鬥。汝勿舉哀,吾七 女子以米數粒置法星口中,化為蟲 見之大哭,當以鐵嵌棺首置於國王廟 對之大哭,當以鐵嵌棺首置於國王廟 之潭也。」妻從之,水暴漲,棺浮而擊 崩其墻。三山神乃讓居座左,鄉人肖 像,合祭祀之。9

三山國王祖廟所在地即張法星的老家霖田都,爲當地山神,三山國王祖廟又稱霖田祖廟。 從上述故事中,似乎其與河婆當地的水神頗有一 番鬥法,但詳細情形已經不可考。從中我們只知 道,三山國王一度與巫師張法星合祀,但現在的 霖田祖廟已經看不到張法星的蹤影。

在歷史上,同三山國王合祀的還有一位「陳 建軍」,元代劉希孟《明貺廟記》記載,隋代 三山國王顯靈,「鄉民陳姓者白畫見三人乘馬 而來,招己爲從者。未幾,陳遂與神俱化。眾異 之,乃即巾山之麓,置祠合祭。既而降神以人 言:封陳爲將軍,赫聲濯靈,日以益著,人遂 尊爲『化王』,以爲界石之神。」"從這些記述中,似乎可以推測神明上身的坐童者「封陳爲將軍」,可能當日百姓更爲崇拜的是被尊爲「化王」的陳將軍,「以爲界石之神」。《韓昌黎集》卷二十二中的《祭界石神文》應該是韓愈寫給「界石之神」陳將軍的,祭祀的原因則是「淫雨害稼,衆禱於神」。11(今人常引用《龍湖集》中署名爲初唐陳元光的《祀潮州三山神題壁》三首,然詩中有「瞻廟開明貺」句,據劉希孟記載,「明貺」爲宋代廟額,故陳詩歷史真實性恐需存疑)。

現在民衆信仰中的三山國王爲三位神明合祭,大體按照劉關張桃園結義來分配角色;修復後的三山國王祖廟後殿還供奉有三山國王的三位夫人。民間對此傳説頗多,本文不再詳述;而「三山國王」出巡河婆,則由「指揮大使」(姓韓)與「木坑公主」(姓張)代勞。12

正如,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社會中,在傳統社會中,中國人總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裙帶關係,中國人信仰的神明也是如此,必須深入當時地方社會的實際情況,才能明白三山國王具體的「生活環境」,圍繞在三山國王周圍大大小小各種神明各自的功能作用,以及民衆豐富的信仰行爲。

華南研究會組織是次考察活動,雖然歷時很短,但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,民衆實際的信仰生活是豐富多彩的,而非幾個簡單的概念便可以歸納總結。在神廟寺院中,在新興教派中,在民衆地方神明信仰中,各種信仰元素相互影響,相互組合,構成了中國宗教的圖譜。我們通過這個信仰的圖譜,可以看到具體的民衆歷史,看到他們的思想、他們的行爲,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和理解華南社會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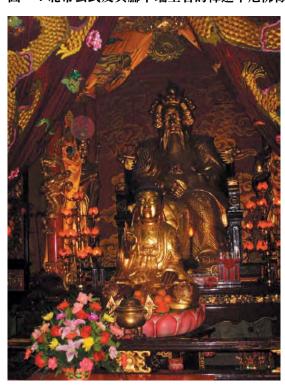


#### 註釋

- 「萬曆八年《新建碣石玄武山記》。
- <sup>2</sup> 參見本次考察另一篇研究成果,劉泳斯,〈「神 道治兵」與神的「標準化」〉,本文不贅述。
- <sup>3</sup> 王杏元,《神武今鑑:碣石玄武山史話》(廣 州:中山大學出版社,1992),頁111。
- 4 現在元山寺主體部分已經成為景區公園,但包括 山門在內的前面三處殿宇在景區之外,還有很多 信徒拜玄武、求籤,而坐在殿中打理的仍是一位 剃度的僧人。
- 5 《受德慈善會》,揭陽市榕城區受德慈善會出版,2002年,頁10。
- 6 《辟迷聖刊》,揭陽市榕城區受德慈善會敬送, 1995年翻印(原稿1941年印送),頁6-7。
- 7 《大同歌讚》,揭陽市榕城區受德慈善會翻印, 2002年再版(1947年初版),頁37。

- 8 《大同法則》,揭陽市榕城區受德慈善會翻 印,2001年再版,頁9-10。該書落款「丁卯年 (1937)九月」。
- 9 《揭陽縣誌正續集》(香港:重印揭陽縣誌董事會,1969),頁476。
- 10 劉希孟,《明貺廟記》。
- 11 參見《韓愈全集校注》第四冊(成都:四川大學 出版社,1996),頁2324。
- 12 有興趣的讀者,可閱讀劉天一,〈淺談三山國王 與揭西河婆民間諸神〉,載譚偉倫主編,《粤 東三州的地方社會之宗族、民間信仰與民俗 (上)》(客家傳統社會叢書13)(香港:國際 客家學會、海外華人資料研究中心、法國遠東學 院,2002),頁197-208。





圖二:酒店為小孩承辦「出花園」酒宴的廣告



